

在暫停兩期後，本欄今期又恢復了。本欄雖小，像大花園中的一塊微型花園，但因其即興、短小、尖銳，也甚受歡迎。我們盼望讀者——往往是下筆萬字的學者型知識份子，在閱讀本刊之後，隨手寫下感言，按下電腦鍵傳給我們，共同澆灌這塊小小花園。

——編者

為形成認真討論問題的 氛圍而共同努力

甘陽先生在貴刊創刊十周年(2000年10月號)文章中說：「許多人對自由主義理論和歷史的複雜性並無真正興趣，而只是急於給自己帶一頂桂冠，從而炮製種種極端狹隘甚至謬誤百出的所謂自由主義『定義』。例如朱學勤式的定義說『自由主義的哲學觀是經驗主義，與先驗主義相對立』，可是這類定義與當代自由主義理論討論乃風馬牛不相及，更不必說這類定義先把康德排除出了自由主義，純屬外行的自說自話。」(頁33)對此，我有如下看法。

一，朱的話前後文脈絡是甚麼，針對甚麼問題而發，是否是專門研究經驗主義的哲學基礎，甚至是對自由主義下定義？甘文急於實施攻擊，對這些問題不管不顧。而且還不止朱一個人，是「朱學勤式」、「這類定義」，真是漫筆一帶就想掃倒一大批人。這是甘陽先生的一貫文風，我們已多次指出，他仍然不改。

二，近十年來，中國學人

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

談自由主義，往往是闡述與法國傳統相對的英國傳統，就像甘先生在《二十一世紀》總第三期上的文章一樣，朱學勤也是這樣，因此，在哲學上把自由主義與經驗主義相聯繫，並沒有錯。羅素、波普、海耶克都有這種論述。當然，任何事情都不可一概而論，康德的政治哲學是自由主義，但他的認識論既含有經驗主義成分，更多的卻是先驗唯理論。既然羅素等大家都可以這麼說，朱學勤這麼說怎麼就成了「純屬外行的自說自話」了呢？

更深一步說，羅爾斯在近著《政治自由主義》中強調自由主義在價值上的中立性，他因為康德的先驗主體和自我產生的價值立場而把他的學說稱為「完備性(comprehensive)學說」，從而表現出排斥傾向或劃為另一類。羅爾斯這麼做對不對，有沒有意義，可以討論。反正，康德問題是有意義的討論題目，而不是譏諷人的理由。

三，十周年特刊上還有一文，為中國大陸學界沒有形成認真討論問題的氛圍而歎息(見147頁)，我深有同感。我想與甘陽諸君共同努力，創造這種氣氛。我以為，關鍵是要正面、認真地討論問題。如果

只在周年紀念、頒獎儀式等別人不便反駁的場合夾帶攻擊之詞，就有辱神聖，太不光明磊落了。如果只在一些無關場合(如書的前言後記等)順帶批駁，就太不認真，甚至有放冷箭之嫌了。我在去年寫了〈自由主義和當代中國〉，今年寫了〈評中國90年代的新左派〉，我不能說自己正確，但能說是在正面回應、認真探討。我一直在等待批評指教。

徐友漁 北京

2000.12

貴刊「不食人間煙火」的 味道太重

趁最近聖誕新年假期間，詳細翻閱一年多來的《二十一世紀》。我覺得以《二十一世紀》這樣高格調、高水平的刊物，能達到有十年的歷史，真的是不容易。另一方面，我總覺得《二十一世紀》缺乏了一些東西，就是它「不食人間煙火」的味道太重，與現在中國社會有點脫節。中國社會近年的變化太快，使很多人無所適從，所以產生了各種千奇百怪的事，這都是值得我們關心的。《二十一世紀》對這方面的討論便不多，可能是這些題目

的敏感度比較高，難於作學術性公允的討論。我看到最近一期(2000年10月號)有兩篇關於上海情欲文學的文章，便是一個可喜卻少見的例子。

曾鏡濤 美國
2001.1.7

要減少「難以補救的學術創傷」

《二十一世紀》2000年10月號與12月號連續連載王倪的1999-2000年大陸重要學術譯著漫談與續議二文，只能用四個字來形容我的讀後感：觸目驚心。近年來大陸學術出版物市場中的西學譯著確實數量激增，不只商務印書館、三聯書店等老牌學術出版社勢頭不減當年，諸如中央編譯出版社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以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等「新秀」也頗有後來居上之勢，就連許多地方出版社也都爭着推出一部又一部的學術譯著，一時間「盛況空前」。不少經典著作和「時髦著作」都是一下子出來好幾個譯本，筆者書架上有兩個翻譯版本的譯著就不下十種。但不曾料想到，如此「翻譯盛況」的背後卻是一批又一批觸目驚心的「難以補救的學術創傷」。從尼采、克爾凱戈爾到胡塞爾，從韋伯、涂爾幹到哈貝馬斯，以及本雅明、德里達、滕尼斯、吉爾茲等等，這些學術大師在世紀之交(1999-2000)進入漢語學界時無不慘遭程度不同的「文字強暴」，這到底是他們的不幸，還是整個漢語學界的不幸？我要由衷感謝作者王倪先生，沒有他細緻的考查與足見功力的校對工作，真正的

悲哀將繼續淹沒在那表面的繁榮「盛況」之下。

吳冠軍 上海
2001.1

我們想看到的不僅是熱烈歡呼，而且是多元的討論

高行健以中文寫作拿了第一個諾貝爾文學獎，作為中國人大家都很高興。但我們不僅是感情豐富的中國人，也是有着理智頭腦的讀書人。我們想看到的，不僅是熱烈的歡呼，也想看看學者專家們對高行健作品的不同評論。但是在香港，我只看到一片喊好聲，連我一向很尊重的《明報月刊》和《亞洲周刊》也是這樣。相比之下，貴刊12月號的專輯就編排得不錯，還保持了一點冷靜的思考和多元的聲音。儘管，朱大可、張旭東的批評我不一定同意，但還是講道理的，值得與他們認真討論。我喜歡多元，不喜歡輿論一律。我很贊成高行健的〈文學的理由〉中的觀點，文學必須是獨立的。獨立的文學就要在學術上展開多元的討論，不必與政治扯在一起。

杜得風 香港
2001.1

參觀後台 很覺親切

十周年特刊讀到了，很好。劉青峰的〈十年回眸〉使我了許多情況。以前讀刊，好似看到舞台上精彩的演出，看了〈十年回眸〉，好像引領觀眾參觀後台，特別還看到照片。以前與余先生、關小姐都通過信，這回算是「結識」他們的尊容了。很覺親切。

臨末，補致對貴刊十周年的祝賀。

朱正 長沙
2000.12

致 歉

有人指出，朱大可〈天鵝絨審判和諾貝爾主義的終結〉一文(2000年12月號)，對瑞典皇家學院發布的頒授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給高行健的「新聞公報」引用有誤(引文見該期第27頁)。根據諾貝爾文學獎官方網站(<http://www.nobel.se/announcement/2000/literature.html>)，「新聞公報」的原文為「以表彰其作品的普遍價值、刻骨銘心的洞察力和語言的豐富機智，為中文小說藝術和戲劇開闢了新的道路。」(“for an oeuvre of universal validity, bitter insights and linguistic ingenuity, which has opened new paths for the Chinese novel and drama”)由於我們的疏忽，未經核校，特向讀者致歉。

編輯室

2001.1.20

作者更正

本人於2000年12月號《二十一世紀》發表〈中美外交插曲：1948年積石山探險案揭秘〉一文，其中第一節「考察的起源」中提及的「《時代》雜誌社」(頁64-65)，實係「《生活》雜誌社」之誤。謹此更正，並向各位讀者致歉。

陳時偉 美國

2001.1.28